



边走边想

大地深处,潜藏着春的希冀,朴实的庄稼必将在暖阳中拔节生长。

一轮清辉映故园

□蒋开林

一轮月,悄无声息地升起来了,就这么静悄悄地掩在一排杨树的树梢上。杨树早已抖落一秋黄叶,光秃秃的干,光秃秃的枝,就这么瘦骨嶙峋地矗立着。漫天清辉从墨蓝的天空倾泻而下,穿过枝丫,将疏影紧紧地按在地面上。这样,直立的树干、横卧的树影,在树根处就形成了冷峻的夹角,而蓬松杂乱的树梢似笼罩在一片泛着青色而冷冽的光圈里。

月轮如少女柔嫩的脸庞,透着素净,那该是黛玉的肤色吧!深邃的天空偶或飘来丝丝缕缕的云彩,在月轮上轻轻擦拭过去,于是“飞镜又重磨”,清朗的月色在天地之间浩浩荡荡地铺展。

风轻轻地从田野深处拂来,每一缕都带着料峭的寒气,从任何方向掠过肌肤,送来清润的土壤、淡凉的草木气息。远方的田野袅袅升起一层乳白色的雾气,矮矮地悬浮在距地面数尺高的空中,这是从土壤深处的每一寸缝隙里散发的湿润气息。这一片广袤的土地啊,一年以来种过豆子、玉米、花生、山芋、萝卜,如今又种上了麦子和油菜。它们谦卑地伏在地上,静静地依偎着宽广的大地,舒展着微弱的生机。

月亮悄悄升到了半空,悬浮在田野的雾气渐渐沉了下来,凝结成了洁白的霜。霜色覆盖了麦子和油菜原本的青色,田野一片银白,足与月色争辉。

远方的村落隐成一道黛色长墙,在这道长墙上,依稀透出几点稀碎的灯光。“汪,汪汪”,一两声或浑厚、或清脆的犬吠回响在村落深处。“喔——喔——”清辉漫过了远方稀疏的鸡鸣,该是迷惑在月色里的公鸡误报了晨光。我想,这就是一首亘古不变的歌吧。

多么寂静的夜啊!寂静中我在沉思:千百年来,我的先辈们一代代耕种于此,也“沉睡”于此。在这个月色朗朗的夜晚,我又想起了母亲,她自从嫁到这片土地上,便日日夜夜在此劳作,也同样埋葬在这个地方!

在这片大地沉寂的时刻,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片广袤的土地哟,您承载了我的过去,让我的过往也随着月色沉淀在这片厚重的土地里吧!我想,这片土地既是我的起点,也该是我的归宿。

我不禁流下泪来,躬下身子抚摸大地,让大地恣意揽我入怀。这是我的故土,这里有我的欢乐悲伤、幸福孤独、留恋甚或其他。“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大地深处,潜藏着春的希冀,朴实的庄稼必将在暖阳中拔节生长。月光朗照旷野,冷风掠过霜田,捎来黛色远村的犬吠鸡鸣,这份根植于血脉的牵绊,将随着时光的沉淀,越发缱绻绵长!

诗路花雨

湿地情书(组诗)

□张国庆

滩涂号子

晨曦刚咬过黄海的岸线
木屐就在软泥上敲出霜星
每道绳结都咬着退潮的喘息
盐粒沾满了半篙涛声

你扛着木板踩过浪洼
我提着竹篮追着潮信
所有脚印都在晨光里焐着
一坛咸得烧喉的人间烟火

拖拉机犁开滩涂的泥纹
网兜兜住带露的蛭苗
排成阵的长篙比风更劲
号子撕开朝雾,裹着老茧

潮头钉稳,脊梁撑起岸的新痕
号子漫过潮沟,漫过盐蒿丛
新泥裹着老茧,又扎下深根
海的方向,就是我们前行的灯

湿地情书

当黄海的风漫过十月的滩涂
丰茂的绿湄上,忽然涌开一片赤霞
那是碱蓬草攒了一整个秋的热烈
为远方来客铺就的红毯

重返故园的泽国
而这片太平洋西岸最温润的滩涂
早已是绿脉绵延的驿站
把荒滩织成泾渭分明的诗行
将浪浪驯化为碧波轻漾的呢喃
两千万次振翅的震颤,是生态的心跳
近百万声水禽的低吟,是绿色的吟哦
都被它妥帖收藏
在潮起潮落间,守着与万物的千年誓约

丹顶鹤的翅尖划破薄霜
先行者携着西伯利亚的寒意向南
栖落在赤色的火焰之上
白羽似雪,丹顶如砂
在黄绿织就的信笺上
留下了最灵动的句读

此刻,几只白鹤正掠过红滩
翅尖带起的风里
我听见远方的私语
混着黄海的潮声
更混着芦苇拔节的蓬勃
是这片土地,向绿而兴的深情挚语

它们要在此处,栖居一整个漫长冬日
等滩涂的风,从峭厉熬成温软
等碱蓬的红,孕育来年的新绿
等北归的信风再次扬起
才会载着满翼晴光

风从黄海来

滩涂的沧桑里,盐粒正醒着
白鹭把脚印绣在潮汐的波浪间
风电机组举着银色的叶片
让黄海数着每一朵浪的心跳

我们踩着盐霜与稻穗的节拍
让风车的影子,漫过父辈的田埂
老木屐敲过的软泥上
新的脚印伸向海的远方

塔吊的钢臂划破云絮
把风的骨架,栽进稻田的木纹里
绿色的稻浪托举蓝色的塔筒
像一群执拗的桅杆,要驶向更亮的天际

当风轮转动的轰鸣,混着秧苗拔节的轻响
滩涂就不再只是滩涂
是潮汐与电流共舞的疆场
是盐城向新生长的筋骨

找到你的金马鞍

□韩冰

所有的故事都通向找
在找中 有梦的马
在奋蹄 一次又一次
你有你的小确幸
一个眼神 一次笑脸

并不止于大欢喜
2026 2026年
已经启程
充满电 加足油
找寻的路上
找到属于你的
金马鞍

你有你的小喜欢
小欢喜的叠加

生活随笔

寻春去

□张少森

晨起,习惯性拿起手机看时间,起床穿衣,脑海中忽闪过小时候读到的朱自清先生《春》开头几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兴致瞬间高涨起来。

“寻春去,寻春去……”耳畔如有一个精灵不断催促我。与家人说声出去走走,便推门走进清冷的早春里——彼时我尚不知,春早已相候于途中。

沿马路西行,路两旁绿化带的草坪仍覆着一层薄薄的霜。路上,不时有健身爱好者穿着薄运动衣跑动的身影;早起劳作的人们,有的开着汽车,有的骑着电动车,匆匆往前赶。

沿马路步行10多分钟,不知不觉来到了盐龙体育公园,这是一座大型生态体育公园。因家住附近,一有时间便到那转转。

虽说早晨春寒仍然料峭,可早起锻炼的人还真不少:跑道上,有年轻夫妇带着小孩的,有中年夫妇结对而行的,有老年夫妻并肩而行的;太极馆前,陈式、杨式等太极拳爱好者正随着音乐的节拍,时而舒缓时而轻柔,时而沉稳如山时而江河奔涌,柔中蓄劲,一招一式绵里藏针、暗藏风雷。空旷处,几个赶早的小青年正迎风放风筝,青春气息弥漫整个草坪。念着“儿童放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诗句,一首七绝渐渐成形:“东风一线飞纸鸢,扶摇直上碧云天。莫问此物何处寄,心随沧溟迹自闲。”

顺着跑道,我缓步走上湖边一段木栈桥。放眼远观,水平如镜、波澜不惊。四周落了叶的水杉林、垂杨柳倒映在湖面,与初升的朝阳泼洒在湖面的金光浑然一体,构成一幅独有的泼彩中国画。我正沉醉于这水天一色美景之中,忽然,几只不知因何受惊的野鸭跃出水面,“扑棱棱”箭似地掠过,一个猛子再没入水底,搅碎这一池的天光云影、泼墨山水,留下了一圈圈晃动的涟漪。“春江水温鸭先知”,看来春的消息它们已然觉察到。

被野鸭一打扰,我才发觉站在那儿时间有点长,身上有点点寒意。忙走回跑道,一边小跑热身一边四下观景。忽然,我的眼睛又被跑道旁枯草丛里的几点蓝光闪了,忙停下脚步弯腰低头细瞧。噢,就在这薄霜的枯草下,几株野芥菜竟顶着严寒绽放出白中透紫、清秀可人的小花苞,有几朵居然全部盛放,被晨光一照折射出异样的光彩。这正是“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的现实再现,又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真切写照。

就在我痴痴地盯着野芥菜的当儿,鼻中忽有一缕淡香浸入,忙深吸几口并抬头四处寻觅。哦,原来水杉林旁还种植着一片梅花,有朱砂梅、玉蝶梅、绿萼梅等多个品种。其中,那点点朱红,可能因近期天气变暖、气温升高,它们误认为春天已来临,争先恐后地绽放。许多树枝上,已不仅仅是花骨朵,有的整个花型都出来了。看来,它们是要跟野鸭比“谁最先知春”呢!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迟子建如是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也讲:“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归途中我忽有所悟:春,原不必去寻、原不必远寻。它就藏在霜下的荠菜花里,躲在野鸭划破的涟漪中,也开在人愿意停步的那一瞬——俯身低眉处,春已向心而生。